

A Federal Worker in America

我在美国 当公务员

何奇恩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A Federal Worker in America

我在美国 当公务员

何奇恩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美国当公务员/何奇恩著.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129-0089-9

I. ①我… II. ①何… III. ①何奇恩-自传 IV. ①K837.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6599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 彩插页 237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84643933/64929211/64921644

发行部电话: 010-64961894

出版社网址: <http://www.renshipublish.com>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954652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010-80497374

序 言

兔年新春伊始，我便有点儿不讲情谊地一口回绝了好友的请求：一位在美国做公务员的老乡写了一本书要在国内出版，想请我做个序言。我一般不给别人的书做序，尤其不给不熟悉的人做序。为他人的书做序，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一旦答应做序，总得把书稿从头至尾看一遍吧，总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让作者自己写好稿子然后签个名吧。何况评论不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事，还要承担额外的责任。然而，经不起老友再三相劝，我答应先看一下稿子再说。当我看完何奇恩先生的书稿后，我觉得这是一部从多个角度看都值得推荐阅读的好书。

作者出生于浙东农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历经磨难终于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继而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刻苦努力，在北师大英语系毕业后又赴美国就读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美国从临时工做起，一步一步地从地方政府普通职员做到联邦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凭借自己非凡的毅力，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而取得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其中的许多故事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他连续四次高考失利，不仅要遭受“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的讥笑和白眼，还要承受贫困农民家庭“吃了上餐没有下餐”的生计煎熬。



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倍压力，真是重于泰山啊！能够顶住这般沉重的压力，就能跨越艰难险阻。作者硬是顶住了：他躲在家里，断绝与他人的往来，决然进行第五次冲刺。作者的成功，首先是毅力和意志的成功。这种自强不息和奋力拼搏的精神，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无论做什么，都是成功之母。因此，要我说，这其实是一本励志的书。

作者自己说学英语是他的一个传奇。在闭塞的农村山区，学英语是最不可思议的。即便在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变的今天，英语仍然是农村孩子的明显短板。作者最后居然选择了报考外语系，而且被北师大英语系录取了。刚入学时，他的英语根本张不开嘴，老师让他与同学上台练口语，他为了躲避练习竟与老师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把美籍英语老师生生给气跑了。然而，作者发愤努力，最后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作者在美国寻找工作的过程，也充满着许多类似的传奇。起初，为了谋得一份职业，他挖空心思，但屡屡碰壁。他甚至动用了中国人的小聪明，在谋职时想给一位管事的美国人送点小礼品，结果把那位美国女士吓得赶紧躲进办公室。在中国，“礼尚往来”是一种美德，找人帮忙送点礼物也习以为常。但在美国，谋职时给相关人员送礼品，竟有违法的嫌疑。作者经历的种种“传奇”从深层次上说，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作者从农村到大城市，从中国到美国，从农民转为学生，从学生转为职员，每一次地域和身份的转换，也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变换。正是通过这一个个的“传奇”，作者才得以迅速适应并融入不同的文化环境。因而，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生动鲜活的文化交融和碰撞的故事。

当然，本书的主题是叙述怎样“在美国当公务员”，讲述的主要是作者在美国政府就业、工作、升迁的经历。透过作者的自述，我们可以窥见美国的官场文化和官场生态。作者并没有去刻意评价和分析美国制度的优劣好坏，而是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美国的问题，如男女的不平等、一些部门的效率低下、一些官员的素质不高等，但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或许更应当关注这个国家有哪些东西是值得学习借鉴的。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特色，政治制度尤其如此，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制度，但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当然也包括政治文明的合理成果。世



界上任何伟大的民族和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不例外。政府管理不同于宏观的政治体制，它更多地是一种工具理性。每个国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无不希望自己的政府拥有更高的效率，获得更多的支持，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行更好的治理。如果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来阅读此书，那么我们会发现，作者讲述的许多故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仔细回味。

例如，作者在费城老人局工作时，有一年居然以临时工身份获得了该局的年度最高奖，并且被破格提升为少数族裔专员。这种重工作业绩而不重身份的做法，不仅对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极为重要，而且也体现了公民的政治平等。又如，作者有一位老实的同事，因为有爱关门的习惯，有一次一位女下属到其办公室时他也习惯性地关上了门，结果这位下属竟然按照联邦政府《防止性骚扰手册》向上级投诉遭到了性骚扰。这对于性骚扰问题日益突出的我国来说，也不无参考价值。再如，作者长期在民权办公室和信访中心工作，大量接收和处理各种投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民众是怎样向政府投诉其不满的，而美国政府又是如何处理民众信访的。这对尚处于信访高潮的我国许多政府部门来说，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尤其明显。

总之，无论是对于想要进行政府管理改革创新的高校官员来说，还是对于想要解剖美国文化和美国政治的知识分子来说，或者对于想了解一位中国农村孩子如何在美国社会拼搏奋斗的年轻学子来说，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俞可平

于京郊方圆阁

2011年3月18日

自序

我有时会被问起在美国当公务员的情况，常常三言二语就把自己八小时内和八小时外的事说完了。千篇一律，没有色彩，甚至有些枯燥。我被戏谑像和尚。这不经意的玩笑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二〇一〇年五月底，中国人事出版社的编辑王淑清老师向我约稿，写一本关于我在美国当公务员的书，希望年底交稿。我二话没说就接了下来。我总认为人生在世得做几件别人认为难以做到而自己又想做的事，写书可能就是这样的事。等到题目定下，提纲通过，又与我所在的单位通过气，已经到了九月。我请了一个月假，开始没日没夜地面壁用起功来。写作是件很苦的差事，几天下来胳膊酸脖子痛夜不能寐。眼见难以坚持下去，我想起游泳。湿漉漉的头发使我几次险遭感冒，后来干脆把头发理光了，既省时，又明志：一定要按时写成这本书。顶着个光头回办公室上班，同事们笑称我像中国电影里的和尚。

公务员亦颇似寺庙里的和尚。和尚不创造财富，他们靠信徒的施舍而生活；大多数公务员也不直接生产商品，他们的工资来自纳税人的税金。和尚有很多清规戒律；公务员也不能触碰道德的底线。并不是人人愿进那个清凉孤灯世界度此一生；至少在美国，不是人人愿意从事公务



员这种相对枯燥单调的工作。但既然选择了公务员这个职业，即使像做了和尚中那份最低级的撞钟差事，就得守时尽责，这也算得上是敬业。纵然是资格老职位高的公务员，也不能像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否则就会被逐出法门。当然我也不能否认，公务员队伍中可能有营私舞弊者，就像和尚中也不乏野和尚花和尚。人浮于事是公务员系统的弊病，和尚多了有时竟无水可喝。和尚追求的一种境界叫超脱，优秀公务员也得看淡名利。

我半途出家学英语，人到中年才进入美国公务员的行列，成为洋庙里的土和尚。历经千辛万苦捧到这个铁饭碗，虽然不能普度众生，至少得对得起成千上万的联邦医保受保人，尤其是华裔耆老。没有他们，我可能至今仍碌碌无为。怀着谦卑的心，写下我这个联邦公务员所从事的普通工作，所服务的人，以及与同事和老板间的互动。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让读者来感知一个有着中国背景的美国公务员的酸甜苦辣生活，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非常感谢俞可平博士为本书写序，认识他也算得上是一种缘分。也感谢所有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帮我出这本书的人，就像感谢所有在本书中出现过的那些已逝去的和那些活着的人们一样，没有他们，今天的我不会走得这么远。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美国费城西郊温伍德



七 难当的老板 / 163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穿得很少的女下属，当然不是穿着比基尼，向丹尼尔汇报工作。那个女子一进门，丹尼尔把门关上，女子转身开门夺路而出，便直奔局长办公室，向局长哭诉说，丹尼尔要对她非礼。面对梨花带雨，哭得如泪人的这个女子，局长一边安慰，一边保证彻查这件事。

八 酸甜苦辣的咨询专家 / 187

“糟糕，我碰到了有自杀倾向的受保人。”我心里暗暗叫苦。作为咨询专家，我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各种各样的受保人，但处理自杀倾向的受保人非常棘手，一旦处理不慎，这个客人成了我手上的牺牲品，无论从自己的良心还是从工作角度上讲，都会受到谴责。我得想办法稳住对方，至少不能让他在与我通话时作出愚蠢的举动。

九 和总统同台演讲 / 215

“能与总统一起演讲是一种荣誉，你的名字将会被记载在国会图书馆。快准备一下，总统马上要见你。”海伦说完，就把我交给了两个特勤人员。

十 我的一天 / 249

引 子

全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屏住呼吸，摄像机声有节奏地响着。布什总统开始介绍第三个人：“奇恩，联邦卫生部医疗保险专家。”布什总统把头转向那个被称为奇恩的人，问：“奇恩，你从哪里来？”奇恩怔住了，他该怎样回答布什总统？难道他应该告诉布什总统那个遥远的过去，那段不为人知的传奇吗？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二日，安纳代尔，这个位于美国华盛顿首都环线西南角，弗吉尼亚州东北端的小城居民迎来了长冬后一个亮丽的春日。

知更鸟睁开了惺忪的双眼，唱响了黎明的第一支序曲。

松鼠伸伸懒腰，开始用前爪刨出埋了一冬的橡子。

白尾鹿走出松林，品尝起春天赐给它们的第一茬嫩草。

孩子们挥别母亲走向校车。

丈夫吻别妻子开始发动汽车。

……

八时许，宁静的小城突然出现了无数牵着警犬的壮汉，通往社区学院大道的街口被路障封死，警车呼啸着从华盛顿方向驶来，把安纳代尔社区学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得水泄不通。学院主要建筑的房顶上晃动着荷枪的身影，校园的树林中影影绰绰地闪烁着提对讲机的便衣。见过世面的安纳代尔人隐隐觉得，他们的社区学院将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好像与亚裔社区有关，否则那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亚裔为何排着长队在学院门口等待安检呢？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二日，对生活在美国的全体亚裔人来说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美国总统布什将与美国亚裔代表就医疗保



险改革进行对话。总统亲自到亚裔人中间来宣传联邦的政策，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俄尼斯特礼堂是安纳代尔社区学院最现代化的会议中心。这个能容纳千人的礼堂，挤进了上百家媒体，他们呈半月形占据了半个礼堂，把镜头的聚焦点对准那个深蓝色背景的主席台，向世人实况转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主席台上坐着四个人，他们坐的是那种类似酒吧顾客坐的高脚凳，正在接受听众的鼓掌欢迎。还是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吧。从左到右，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布什，即我们通常说的小布什。美国历史上共产生过四十四位总统，子承父业一门出两个总统的仅有二次。第一对父子总统便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另一对就是美国的第四十一届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第四十三届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提起布什家族，美国人戏称为布什王朝。这是一个至高无上且荣耀无比的家族。在最近三代的家谱上，布什家族就出过两个参议员，一个联邦大法官、两个州长、一个副总统和两个总统，被传记作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显赫的政治王朝”。而且据可靠的史料记载，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布什还是十一代的表兄弟关系，其渊源可追溯到十七世纪马萨诸塞州的望族欣克利家族，原来五百年前本是一家。

布什总统含笑面对听众。他笑得那么的自信，那么的可爱。虽然美国人对布什的评说有褒有贬，但他们公认布什总统的笑是最动人的。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布什是个铁腕人物，但美国人面前的布什是平易近人的。布什能当上联邦政府的最高行政执行官，他的笑还真的帮了大忙。笑帮他赢得了不少选票。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选民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自己的总统，我就冲你迷人的笑，投你的票，选你当总统。否则整天面对一个哭丧着脸的总统，你说难受不难受。我亲眼目睹了布什在竞选连任的最后冲刺阶段戏剧性的结局。当时的民调显示布什和克里支持率不分伯仲，而且克里还略占上峰。投票前的那个晚上，布什的招牌笑在电视上一亮相，就立马把哭丧着脸的克里比了下去。果然不出所料，布什战胜了克里，成功连任。无独有偶，布什和克里也是九代的表兄弟



关系。

此时布什总统面对这么多热情的亚裔听众，这些未来的选民，他能不笑吗？根据美国的法律，布什已没有可能竞选第三任总统了，但他家族中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东山再起。布什王朝的地位无人能撼，你说他能不会心地笑吗？

紧挨着布什的是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这位由布什总统任命的第一位华裔女部长，不但中国人为她自豪，所有的在美亚裔也为之骄傲。赵小兰部长与布什家族关系深厚。一九八九年，老布什总统任命她为交通部副部长。二〇〇一年，小布什总统为其扶正。生女当生赵小兰，很多美国华人父母都是这样教育他们子女的。我在这里摘录赵小兰大学毕业后简历的一些章节，或许能给我们这些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华人父母一些启示。一九七五年，大学毕业后的赵小兰在她父亲拥有的福茂船运公司任职。一九七九年，赵小兰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顺便提一句，小布什也在同所学校得到同样的学位，而且布什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总统。同年，赵小兰进入花旗银行纽约分行任职。一九八三年，她被选为白宫学者，负责政策研究，同时协助加州共和党候选人募款。一九八六年，赵小兰辞去旧金山美国银行副总裁的职位，进入美国联邦政府。一九九三年，赵小兰与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领袖密契·麦康诺结婚，成为美国政坛上的一对金童玉女。

赵小兰一路顺风顺水地走来，台上的她既有东方人的秀慧，又具西方文化的洒脱，真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布什总统微笑着与她耳语，赵小兰脸上洋溢着微笑。眼疾手快的记者及时抓拍到了赵小兰脸上比春日的杜鹃还灿烂动人的笑。

“第三位？”记者们中间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他们对这个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的男子一无所知。搞新闻的人最擅长编故事，他们可以通过一点儿蛛丝马迹，就能凑合出一个故事。但台上的第三个人着实让他们伤透了脑筋。据说他是个公务员，但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又怎么能与总统、部长在这样重要的场合亮相呢？

“不管他，先介绍第四人。”摄像记者是不能犹豫不决的。“千万不能让第三个家伙砸了我们的饭碗。”记者们当机立断，把焦点对准第四人：



美国卫生部联邦医疗保险署署长马克·麦克雷兰博士，他是掌管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六千亿美元开支的大管家。马克·麦克雷兰博士含笑地面对镜头，显得那么的自信从容，踌躇满志。

拥有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的麦克雷兰，三十六岁就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碰巧的是，赵小兰也在三十六岁时任美国交通部副部长。二〇〇二年麦克雷兰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二〇〇四年更上一层楼，任联邦医疗保险署署长。

麦克雷兰博士的家族也十分抢眼。父亲是大律师，曾任肯尼迪总统的幕僚。母亲一九七七年成功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市长。而此时的小布什初涉政坛，且十分不得志，被他的政敌戏谑为得克萨斯的乡巴佬，于次年的联邦众议员选举中惨遭败北。一九九四年，时来运转的小布什成功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而且于一九九八年连任成功。就在这一年，麦克雷兰的母亲成功当选得克萨斯州审计长，二〇〇二年也连任成功。可能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家族的恩庇，一九九八年，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当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也于二〇〇二年连任成功。有道是打仗父子兵，打虎亲兄弟，二〇〇八年美国总统大选，杰布·布什的父亲和兄长力荐他参选总统，再创奇迹。要不是杰布·布什急流勇退，布什家族或许会出第三个总统。麦克雷兰也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弟弟，他就是布什总统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司各特·麦克雷兰。只是这个新闻发言人后来出了一本传记，把布什总统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抖了出来，他们才翻了脸。

美国联邦政府的金字塔尖顶的关系真可谓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还是把镜头收回现场，对准台上吧。可惜现场是个极不和谐的画面，追求美感是新闻制作的至高境界，尤其在当今这个追求时尚、追求包装的时代。那第三个人也太不上镜头了。不管记者如何摆弄镜头，穷其一切技巧，第三个人物与他两边美丽高雅的赵小兰、英俊潇洒的麦克雷兰博士比起来，土得太掉渣了，要不是他身上穿的那套西装，他简直就像个农民，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

布什总统介绍了赵小兰部长，赵小兰含笑地向布什总统表示感谢。布什总统介绍了麦克雷兰博士，麦克雷兰博士笑容可掬地向布什总统



致意。

全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屏住呼吸，摄像机声有节奏地响着。布什总统开始介绍第三个人：“奇恩，联邦卫生部医疗保险专家。”布什总统把头转向那个被称为奇恩的人，问：“奇恩，你从哪里来？”奇恩怔住了，他该怎样回答布什总统？难道他应该告诉布什总统那个遥远的过去，那段不为人知的传奇吗？



班里的同学轻而易举地都发对了，我试了几次也没有过关。她是一个急性子的女孩，耸耸肩膀摊着双手做了几次无可奈何的动作后，命令我：

“张开你的嘴！”

我张开嘴，她像是发现秘密似的，原来我的上腭缺了两颗牙。这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一点儿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她却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想，可能对一个学语言的人来说，缺牙必漏风，漏风就发不准音。

她皱了皱眉头，用英语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串话，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班里的同学哈哈大笑。我除了能听懂她几句“早安”“晚安”或“再见”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听懂。我不但英语没有说过一个字，甚至连普通话还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我成了班上名副其实的哑巴。我学英语本来就是阴差阳错的事，现在美国老师也这样讥笑我，很伤我的自尊心。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成了她的冤家对头。

又是一次口语课，班里的同学都配成对到黑板前表演双人英语对话。美国老师坐在讲台上，来回摆动着穿牛仔裤的腿。更可笑的是，她裤子上还有两个大窟窿。她品着咖啡，对同学的表演频频地点着头，并夸张地不断抛动着如狮鬃般的长发。

一个女同学走到教室前，她在等她的搭档。

表演出现了暂时的冷场。

美国老师看着我，向我挥手示意：“查尔斯，该你上场了。”

我根本不知道今天的课堂内有这个活动，可能我没有听懂美国老师昨天布置的作业。那位女同学听懂了，但没有告诉我。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低下了头，避开了老师的视线。

“查尔斯，听见了吗？该你上场了。”美国老师跳下讲台，向我走来。

我一见情形不妙，离开座位，向教室的角落跑去。

她不依不饶来追我，我跨过三张课桌，逃到教室的另一个角落。

眼见她就要追到我，我一猫腰，像小老鼠样的“刺溜”一下钻过桌底，又跳上课桌，逃到教室的另一角。

美国老师拖着那个不下二百斤的身躯，既不能钻又不能跳，三四个



我从瓶盖上获得了一些书本知识，我又从买肉中学会了与人沟通的技巧。

父亲口吃，母亲不识字，他们把买肉这件大事交给了我。八岁前不知道肉味，八岁后学会了买肉，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买肉。

那年寒假，读了半年书的我认得了几个字，见父母又要托人去买肉过年，便自告奋勇地说：“从此买肉由我来。”

那天鸡叫头遍，母亲把我从睡梦中摇醒。点亮豆花般的油灯，母亲从枕头下摸出两块钱，叫我买三斤肉。我独自一个人出门，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乌黑的天空下只我一个人，寒风呼呼送来几条夜游狗的狂吠，肉店在村的另一头，离家足足有二里地。那条昏黑恐怖的长弄堂，即使白天走也感到阴森森的，我壮着胆第一个来到肉店门口。听说每天只杀一头猪，迟来买不到肉的人经常插队哄场。我这个来得最早的小孩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主动与排在我后面的人打招呼。紧排在我后面的老人可能出于同情我，也可能出于保护他第二的位置，提议写号排秩序。他擦火柴我写号，然后把号分给后来的人。

我在寒冷的露天站了将近四个小时。到了七时许，店门洞然大开，一股热浪带着猪腥味迎面扑来。在白得耀眼的汽灯光下，屠夫手握大刀威风凛凛站在比我还高的肉墩后面，油晃晃的脸像是抹过猪油似的，“要哪一块？”屠夫厉声问我。这个屠夫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吃“国家粮食”的人。他的口气之威严，吓得我踮起的脚尖马上又矮了下去。

我涨红着脸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回答：“谢年的。”

“猪头？”屠夫又问。当年有钱人家用猪头来谢年，但一个猪头少说七八斤，显然不是我母亲要的。我说得不清楚。

屠夫已扬起了屠刀，一刀下去，反悔也没用。我头上沁出了汗，赶紧否定。

“不是，能熬油的。”我记起了母亲的话。谢年的肉祭拜天地只是种形式，熬油才是真正目的。米粒大小的一滴猪油放到汤里菜里，香得我家的邻居口水也直流。

“条肉？”屠夫有些不耐烦起来。条肉是肥瘦兼备之肉，谢年之时，一刀条肉放在托盘内，旁边还放一把菜刀，意即菩萨可自切自用，大方



又得体。条肉有肉皮、白肉和瘦肉，肉皮炖豆腐，这是年夜饭的唯一荤菜；白肉熬出油，瘦肉正月用来招待贵客。

“对，条肉，三斤。”我答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屠夫会跳过我去接待下一位买肉的人。在这个肉店里，屠夫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屠夫膘了我一眼，手起刀落，一块长方形的肉切就了。

“三斤整。”屠夫用秤钩把肉抛到我面前，我再次踮起脚尖把钱递给他。拿起那块热乎乎的肉，从大人的胳肢窝下钻出来。

整个买卖过程前后不过五分钟，我却学会了用最简洁的语言与屠夫打交道。买完肉，我又跑着去上学了。

(四)

我小学毕业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听大人们说，美国人说一种像鸟叫似的语言。直到第二年上了初中，我才知道这种鸟语叫英语。据说初中第二学期学校要开英语这门课，因为马克思说过，外语是一种武器。我们掌握了英语这种武器，就能跟美国对着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我在班主任的办公室见到了我未来的英语老师，一个邱姓的上海知识青年。

“奇恩，这是邱老师，下学期教你们班英语。你是班长，一定要带头学好英语。”

“邱老师。”我叫了一声，又问：“英语难学吗？”

“谁都可以学英语，你们这个年龄学起来最容易。”邱老师有些腼腆地红着脸向我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她的声音太好听了。

第二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天，学校通告一个河南的初中女学生拒绝学英语而投水库自杀的事件。此事惊动了中央，一纸文件下来，农村的英语课一律取消。英语成了一只盘头鸡，还没有出壳就夭折了，这场转瞬即逝的英语风波还摧残了那个如花似玉的邱姑娘。

下乡插队五年，邱姑娘并没有在广阔天地找到落脚点，要回上海又